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真实

ZhongguoZuojia

JingdianWenku

光明日报出版社



作家 写作家 〈一〉

卷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ZhongguoZuo jiaJingdianWenku

作家写作家

卷

散文卷

光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军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编:10005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495 印张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 套

ISBN 7-80145-554-1/I·66 定价:2290.00 元(全七十六卷)

前 言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能真实，学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学的昌盛，才能确保有深刻底蕴的持久不衰的昌盛。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其文学之盛更是代代相习，薪火不断。中国当代文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产生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声誉的优秀作品和许多文才横溢、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以宏扬新文学、新文化为己任，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从新时期文学的成绩中得到滋养与熏陶，特联合光明日报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作家经典文库》，本文学作品几乎囊括了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所有精品，是每一位文学爱好者乃至普通中国人所必读的文学范本，必将对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发展直到整合过去，指引方向的积极作用。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直属主办的刊物，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大型文学月刊。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几代著名作家几乎都是它的作者，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代里，中国文坛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与作品脱颖而出。为了回顾和检阅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实绩，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发起，光明日报出版社共同参与编撰的此套《中国作家经典文库》，如期问世。张宇、何申、谈歌、关仁山、徐坤、肖克凡等一大批老、中、青三代优秀作家的倾力加盟，为本套文库增辉添色；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诸多体裁的优秀作品空前集汇，计有七部长篇小说及报告文学 11 卷，64 位重点作家专集 41 卷，散文 12 卷，短篇小说 2 卷，中短篇报告文学 7 卷，诗歌 3 卷，共计 76 卷，这些优秀作品与作家集合到一起，以文库的形式展现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崭新风貌，并眺望未来文学的发展道路，是新世纪之初文学界翘首已久的大事。基本涵盖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坛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大批的优秀作品构成了二十年来华语文坛的扛鼎之作，经过时间与读者的历练，成为公认的传世经典，必将溶入民族的血液当中。继而泽被后世。

本书编委



目 录

心如明镜台	(1)
“巴金这个人……”	(8)
一帧诗画呈风流	(17)
张一弓的命运之神	(26)
小鹰在自己的天空里翱翔	(31)
只要素朴的白	(39)
岱宗青青	(50)
缅怀与思念	(56)
静虚村人	(65)
心系黄河魂	(74)
记长者夏衍	(89)
他在默默地挖掘	(102)
忆侯金镜	(105)
撕碎，撕碎，撕碎了是拼接	(120)
面向大海	(134)
一个冬天，又一个冬天，春天来了！	(138)
陈建功素描	(147)
闲话鲍昌	(158)
大漠雷声	(170)
一棵枣树	(180)
《毛泽东故事》和舒群的艺术创新	(190)
海的朝圣者	(202)



心如明镜台

——我印象中的冰心同志

张 洁

从我认识她的那天起，我就想着，早晚有一天，我要写一写以真、善、美的情操教育了几代人的冰心同志。我母亲读过她的书，我读过她的书，我女儿读过她的书，想必我女儿的女儿也会读她书。

然而我始终未能动笔。

因为，你能将大海装进一只瓶子里去么？

从南海石油基地回来以后，我的身体似乎更坏了，时时耽心自己会突然垮台，加上冯牧同志出于对冰心同志的敬重，几次亲自催稿，并且吓唬我说：“你要是说话不算话，咱们就绝交了。”

绝交我倒不怕。除了参加外事活动，有关部门安排我到 he 那里去搭顺路车外，冯牧同志和我本没有什么交情，他家的座上宾可轮不上我。倒是《中国作家》的几位编辑同志，与我交情甚笃，在我困难的时候，给过我不少帮助。如此这般，我怎能对不起他们呢？

我没有能耐将大海装进瓶子里去，但是否可将几滴海水装进瓶子里去呢？

头天约好了，第二天上午去“采访”冰心同志。

“采访”这个词儿，用在我们之间有点古怪，甚至还显得有些可笑。我永远不能想象我掏出个小本子记，而她从下地伊始，历数到现在。

我住的地方离她的住所很近，常常在散步的时候，便顺脚走到她那里去了。



特别在前两年，我的日子过得那么艰难，难得几乎支撑不住，难得那么孤苦。到她那里坐上一会儿，心里就会好过一点。帮我渡过精神和情感上的危机的，并不是她的同情和安慰，而是她的智慧。

我很少从她口中听到那些空泛的同情话，也许她感到那些东西嘛事不顶。

我们随意地闲聊着。山南海北。谈话之中，她有时会停下话头，拍拍我的脸颊，我也会突然抓到一句使我神经为之一震的醒世之言。这一震之后，总会从我身上抖落掉一点什么玩艺儿，顿时感到轻松一些。当然过后还会有所反复，不过那句话却跑不了啦，它已经成为了我的“本”，人们轻易是不会豁出自己的“本”的。

聊完之后，还要蹭一顿饭再走。

她亲自为每一个人布菜。看着她那双举箸布菜的手，我总会浮想联翩。不像一般女人的手那样丰腴、光滑、细腻、柔软、纤巧。她的手有很多皱褶、筋络突现、布满在结实的手背和手指上。从这手上，似乎也可以看出她的一些性格。

三十六年前，《关于女人》一书初版时的《抄书代序》以及后记，再版时的《再版自序》虽然是以角色面目出现的，但也可以揣摩出她对世事的那种捭阖纵横、浑洒自如的态度。至于此书出版后的趣闻轶事，就更加显出她性格的神采。当时编辑先生劝他仍用“冰心”的笔名发表，担心“男士”这一笔名不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她答，可以用一个引人注意题目。因为“女”字总是引人注意，集子便定名为《关于女人》。

该书确如赵朴初先生所云：

示现善男子
讴歌善女人
荒山呈忠骨
大笔见冰心
能会琴中趣



难分月与云
爱而能不恋
低首礼观音

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注意。当时的美国文艺杂志，还称誉《关于女人》为：“The Bestseller CningRing”。

人们纷纷猜测，作者是谁？更有人当面询问冰心同志，她却一律推在北京大学陈岱孙教授的身上：“四十多岁，又有名气，又没结婚嘛。”

陈岱孙教授便说：“你干嘛往我身上栽呢？”

大家一笑。

陈岱孙教授早年便与冰心同志相识，常当兄长的角色。一九二三年冰心同志在美国读书时，哈佛大学图书馆还不让女人进去读书。冰心同志便径直去哈佛大学图书馆楼上，到该校为研究生所设的读书间去找陈岱孙教授，请他代为借阅她需要的书刊。

冰心同志如中国许多有肝肠、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一样，喜爱龚自珍先生的诗文。平时多摘其中之警句于册。一九二五年，还在美国读书时期，冰心同志选出其中两句，寄回中国，托堂兄请人书录。堂兄请的恰恰是对龚自珍极为推重的梁启超先生。

现在这两句诗仍高悬在冰心同志的客厅里。

冰心女士集定庵句索书：

世上沧桑心事定
胸中海岳梦中飞

乙丑闰浴佛日梁启超

到一九八五年，这纸上的墨迹整整六十年了。回首这六十年的岁月，风风雨雨。两句诗文，一如当初集之以言志一样，成为冰心同志



六十年生涯的写照。

反右斗争期间，吴文藻先生被打成右派。对这一令人悚然、惨然、愤然的打击，冰心同志轻描淡写。“我一看被打成右派的人，全是素日我所敬重的人，便觉得右派倒也没什么不好，若是被打成右派的人，都是什么贪污犯，或是其它什么品格低下的人，我倒要犯愁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冰心同志被强加上许多罪名。她以洞幽察微的眼力，看出江青想把她和周总理联系起来的阴险目的。早在日本期间，冰心同志和周总理便有联系。不只是她一个人，而是一大批人和周总理有联系。不管造反派如何拳打脚踢，她始终缄口不言，比我们有些好翻来复去的同志，表现了更高的原则精神。

她自由地、自信地活着，什么也不能影响她的情绪，我觉得这才是由“必然王国”到了“自由王国”，彻底地超脱了世俗的羁绊。我从她身上才感到，自由并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自己赋予自己的。

七九年文代会时，我恰和她同在中直小组。在一次预备会后，主持会议的同志宣布：“现在散会。党员同志请留下。”

我一向对这句“党员同志留下”极其敏感。

自我十几年前申请入党以来，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上百次地听到过“党员同志请留下来”的安排。我不知别人——比方说，一直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又多年尚未解决组织问题的同志——做何感想，我总是羞愧得无地自容，极为尴尬地从留下的党员同志面前离开会场。虽然我多次为这羞愧，检查过“入党动机不纯”的缺点，却终不能明白何以羞愧就是动机不纯。但人们既是这样说，我便只好这样地信以为真。只是检讨过后，再听见这样的安排，我仍羞愧。我敢断定，作出这种安排的同志，肯定别无他想，这只不过是我那不纯的动机在作怪。等我成为党员之后，我才知道，这不过是给党员同志留下更多、更高、更严格的要求而已。

那次，也如往常一样，我偷眼瞧了瞧起身离座的非党人士。寥如晨星。



我一面为文艺界有这许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而自豪，一面也为自己不是这先锋队里的一员而羞愧万分，顿时觉得比人矮了一截。这时，坐在我身旁的冰心同志也站了起来，轻轻地握着我的手说：“我们走吧。”

我傍依在她的身旁，好像她那矮小瘦弱的身躯，可以遮挡住我那长在比她高出一个半脑袋上的面孔。这景象如同儿时遇到令我胆怯、羞愧的事情，便在母亲的身后藏起自己的面孔一样。

我不但常在她那里蹭饭，还经常带走一件她送我的礼物。临走时，还总叮咛我先去上一次厕所，好像我要走长路、出远门。

记得八二年我生日的那一天，她送我一块菊形的黄铜镇纸，上面系着金红色的丝条，放在深蓝色的丝绒盒子里。盒盖里面的白色软缎上写着：送给张洁生日纪念。冰心。下面是年、月、日。

这是我有生以来收到的唯一一件生日礼物。不论在我年轻恋爱的时候，或是结婚以后，从没有人送过我一件生日礼物，更不要说在我困难的时候，有那么一个亲爱者与我同舟共济了。就是这样，在我身后，居然总是跟着那么一大堆骇人听闻的“恋爱故事”。

320路公共汽车照例是拥挤的。我像往常那样一面信步向她的住所走去，一面想着那些不断将我编入各种故事的人们。

一进房门，我便把我在路上想的这些事情告诉了她。

她沉思了一会儿，说：“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是啊，活该我倒楣。

她接着说：“我年轻的时候，母亲告诫我不要嫁给一个海军。因为我父亲是海军，他们总是会少离多。父亲又告诫我不可嫁给官场中的人，因为他当了一辈子的官，受了一辈子的气。而我决心不嫁给文艺界的人，两个人同在一个圈子里，会有很多矛盾。而我又很看重家庭。”

吴青养的波斯猫不断地跳到桌子上来，用爪子在糖盒里挠来挠去，好像要挑一块糖吃，或是给我挑一块糖吃。



“你会吃糖吗？”她问它，并且抚摸着它的脑袋。

我把糖盒盖上了。

“前几天刚刚带它去散步，和人谈话时，转眼之间，它就跑没影了。全家老小齐动员，找了一夜也没找着。我还写了一张‘寻猫’启事贴到大院门口。刚刚他们不会写毛笔字，一连写了几张都不行。圆珠笔写字写不大啊，往那儿一贴，谁看得见。第二天早上出门一瞧，它从楼对面的草丛里钻出来了，浑身粘的都是草叶。”

我想她一定为这猫整夜没有合眼，又一定为它掉眼泪来着。几个月以前，它自己撞倒了一件大理石的摆设，把尾巴砸伤了。“娘都哭了。”吴青对我说。

“我活得好累。”我说。“有些会不参加不好，都是很熟的部门召开的。去吧，我真发怵。参加会的人那么多，我这个人的脑子又只有一根弦。于是便有握手没握到，鞠躬没鞠到，点头没点到的情况发生。这就会招来一大堆责难。我不得到处点头、鞠躬、握手，这么一来人家又会有别的说头。难不难？还有，谁的气都得受。前几个月有个刊物的编辑，一定要我写一篇什么学的文章，他以为能写几篇小说的人，天下的文章都该会写，我哪里懂那个什么学呀，那是×××先生的课题。只好婉言谢绝，结果招他来信一顿臭骂。而且在征订刊物的时候，居然在广告上写道：‘著名女作家张洁将撰文谈×××’，与他原来给我的那个什么学的题目满拧，但照例是我答不出的一个题目。随后寄来一张广告，不附片纸只言，好似最后通牒。我为了这刊物得以向读者交待，或者不如说为了使这位编辑得以向刊物交待，我不得不违心地写我根本不会写的文章，于那误人子弟的勾当。”

“我也碰见过这样的事情。”她说。“只不过我不把它当回事就是了。反正我对人无所求，人家爱怎么说都行。凡是和我相熟的人都了解，我根本不傲慢。”

“是的，您能脱俗，而我终不能免俗。”我是有所求的，我渴望着人人的一个“好”字。我明知这是不可能的，我明知一个人人都说好的人，可能就不那么好。



我继续念着自己的“苦经”。直至吴青回来了，我才发现已经十二点多了。

“在这儿吃饭吧。”

“不吃了，我牙痛，吃不下。”

“那就给你煮碗挂面，再卧个鸡蛋。”说毕，她亲自吩咐阿姨，面条里放白菜还是放菠菜；放不放排骨汤；鸡蛋卧得嫩一点还是老一点。

“你知道吗，咪咪丢了一个晚上……”吴青说。

“我知道。娘刚才告诉我了。”

“娘都哭了”吴青笑着说。

我刚才没猜错。

吃过午饭，又拿来一只瓷花瓶儿让我带上。

我给自己下台阶。“连吃还带拿，像话嘛。”

她们坚持要我带上，我只好从命。出了大门我才想起，我把采访的事儿，忘到脑勺后头去了。



“巴金这个人……”

吴泰昌

确切地描述一个人谈何容易？尤其是巴老……我说难，不仅他在我的印象中如同一个世界。他的读者洒在世界各地，他写了那么多动人的书，自己也是无数令人沉思和落泪的故事的主人公。

这么一位思想和情感都十分深沉的大师，经常给我的感觉却是一块纯净的水晶……我从哪里下笔？

犹豫……思索……是不是我给自己设置的这个描写课题，过于艰难了。

同样是这事，对于冰心老太太来说就容易得多了。我素来钦佩冰心描写人物的机智。不经心的几笔，人物就活起来了。我读过她那本冒充男人名义发表的《关于女人》的散文集，真写绝了。可是，关键还不是冰心写人物的本领，她和巴金是友情笃厚的朋友，平时以姊弟相称。她对巴金的人品文品了解透彻。去年冰心听人从上海回来说，巴老常一人坐着看电视，便说老巴心境压抑，不痛快。冰心老太太正在写一组《关于男人》的系列散文，首篇已给《中国作家》创刊号。她常笑着说：老巴就是我这组散文里的“候选人物”，我肯定要把他写进去。

我想，她能写好，没错，因为我常常从冰心关于巴金的片言只语的闲谈里，觉醒或加深了自己对巴老的了解和认识。冰心说，她第一次见巴金，是巴金和靳以一道来看她的，靳以又说又笑，巴金一言不语。冰心说，巴金的这种性格几十年还是这样，内向，忧郁，但心里



有团火，有时爆发出极大的热情，敢讲真话。是啊！巴老使我们激动的，不是常常把留在我们心里的某一句话，痛痛快快地讲出来吗？

今年十月，巴老赴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前夕，我和几个中青年作家约好给巴老去贺电，十一月二十五日又是他八十八寿辰，我们怕他应酬多一时滞留回不来，打算提前给他老人家祝寿。

恰巧这是个星期天，一个相当暖和的初冬天。我们家附近新开了一家邮局，我信步走去。这些年进邮局寄邮件、替儿子买纪念邮票，都是在挤中进行的。而这三源里邮局还真有点现代化的派头，宽敞，明亮。我花一分钱买了张电报稿纸，正要填写，突然发现一个电话间是空着的，不是长途，是市内公用电话，真难得。何不利用这珍贵的机会，问候一下多日没见的冰心老太太呢？我高兴地走进，将门关严。我要痛痛快快地给她打个电话，长长的电话。“吴青在吗？”我叫通电话，立即报出冰心老太太女儿的名字。“不，我是吴青的妈！你在哪儿打电话？”近两年，我在想念她时，就给她打电话致候，但又怕这样反而打扰了她。有时见她手持拐杖不大轻松地走路我下决心以后万不得已不给她打电话。有事就写信。一次冰心听说我从上海回来，来信问我去看了巴金没有，近况如何？我当即复信禀告。不几天，收到老太太回信，开头就批评我字写得潦草，辨认不出。叫我以后有事还是打电话。从此，我就心安理得地与她通话了，而常常谈到的是关于巴金的事。这次她问我，老巴胃口怎样，我说见他与家人一道吃，吃得满好。冰心说：老巴对别人无所要求，安排他吃什么，他都满意，他吃食简单，总怕费事麻烦人。有次冰心在电话里小声地问我，最近她才听来说，老巴几十年从不拿工资，是不是有这事。她说老巴从来没有和她谈过这件事。我说我也听说是这样。我还告诉她一件小事。有回巴老来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中国作协秘书长张禧同志说巴老的飞机票别忘了替他报销，叫我代办一下。后来听巴老的女儿说，巴老意下次还是不报为好。冰心听了这些情况，她笑着说：“巴金这个人……。”

“巴金这个人……”这句话里包含了多少东西，随你想去吧！



前年十一月，张洁、冯骥才和我三人，正在新侨饭店参加一个文艺座谈会，突然听说巴老摔跤骨折住院了，我们急忙下楼拍了一封慰问电。我们虽是一片真情，但电文却是几句公文式的套话。谁知那封电报竟给巴老带来了慰藉，这是他接到的第一份慰问电。巴老就把电报放在枕边，一会儿拿起来看一看。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决心联名给巴老拍一个有趣的能逗他发笑，哪怕让他只笑一秒钟的电报。请冰心老太太出个词儿。她称赞我们的这番心意，说“巴金准高兴”，“让他高高兴兴地上飞机”。她说，电文越随便就越亲切，巴金这人辛苦一辈子，勤奋一辈子，认真一辈子，这次去香港，叫他好好休息，尽情享受，别累了，别苦了，住得习惯就多住几天。我提醒说，万一巴老十一月赶不回来，这份电报是否可以预先祝寿，冰心笑我太心急，“到时如回不来，我再领衔专发贺电！”她要我加上吴青的名字，说这回你们小字辈出面。

我得意地将电报稿递给译电员，他看了电文，又望了望我，笑着说：“‘好好休息，尽情享受’，真有意思！”“好好休息，尽情享受”，这是我们真心的祝愿。

我朝译电员笑着点了点头。这点头又是很认真的。他似乎明白了什么，他为了叫我放心，连声说：“上海，巴金，三小时准收到。”

今年二月，我到上海华东医院七楼看望巴老，他正在来回练习走路。时序推移，想不到他身体恢复得这般快。五月去了日本，这次又去香港。我有大半年没有见到他老人家了，我仿佛又见到他在自家住所院中独踞的身影，在日落黄昏、光影迷离的时刻。前几年，在他这场病疾之前，偶有机会在绿草地上陪他散步，我便趁机向他求教一些问题。记得有次谈起评论，他说：文艺评论主要是为了扶植繁荣创作，而不是堵塞，批评也是一种疏导。他说：作家与评论家是平等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他强调评论文章要讲道理，重分析，态度平等。千万别再板起面孔教训人……他一口气讲出这些话，虽然他是不太喜欢多说话的。去年初夏，巴老长时住院后回到家里，还是那条小路，那块草地，巴老恢复了散步的习惯，不过要人搀扶着，陪伴



着。他缓慢地、无声地走着，走着。我再不敢打破这宁静。我盼望巴老尽早恢复健康，有机会多听到他率直亲切的教诲。

我特别爱听巴老谈论中青年作家的作品。巴老在现代文坛活跃了六十年，他家里经常聚集几代作家。历史在这里交汇。上海许多老作家就近，走动勤。曹禺长住上海，更是巴老病房或客厅里的常客。去年除夕，曹禺夫妇、罗荪夫妇都提出要陪巴老在医院里守岁。巴老年轻时就有一颗火热的心，他爱护青年，帮助青年，青年也尊敬他，信任他。他在长期出版编辑工作中培养了众多的文学青年。他虽然八十高龄了，但心不老，比年轻人还年轻。近几年新文学浪潮中涌现出了和正在涌现出一批有才华的中青年作家。其中有些成了巴老小字辈的朋友，巴老关心他们的创作，阅读他们的作品。中国作家协会主办过两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巴老是这两届中篇评奖委员会的主任。第一次获奖的作品，他基本都读了。我曾在一个下午，听了 he 关于这些作品意见的谈话，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谈兴正浓时，传来了茅盾辞世的不幸消息，他默默地站起来，接过电话，走向花园了。这次谈话就这样意外地中断了。他站在花园的草地上。默默望着远处。那么静。我却仿佛听得 he 内心深处的惊涛与雷鸣。

巴老读作品之仔细，见解之深刻、精辟，使我大获教益。去年第二届中篇小说评奖时，巴老的精力明显不如以前了。在病房里，他也谈了对 he 零星阅读过作品的意见。他很希望通过评奖多出点新人，希望作品内容、艺术更丰富多样些。不主张搞题材决定论。从这个意义上，他说邓友梅的《那五》，评奖时应当考虑。巴老一再说：近年 he 看的作品不如以前多，希望评委会广泛听取意见，充分讨论尽可能评出优秀佳作。遗珠是难免的，没有评上的作品中，显然还会有不少佳作。他对当时有争议的作品，都有自己的看法，但 he 说这是 he 个人的意见，不要影响评奖。有次我问巴老冯骥才的短篇《高女人与她的矮丈夫》写得怎样？他反问我的意见，我说看了很喜欢， he 说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有契诃夫小说的味道。听常年陪伴巴老的亲人说，巴老视力还好，晚上能躺在床上看书，现在多看些友